

李敖著

孫中山研究



孫中山賣國！
孫中山愛國？



孫中山研究

真相叢書①

著作人 李 敖 臺北郵箱 26-735 號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

發行人 王自義

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1號6樓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代理發行
經 銷 小書書報社

臺北市安居街31號6樓 電話7322564, 7332565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民有街35號

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版 次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初版

定 價 新臺幣 300 元

自序

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有兩個，一個是他自己那個孫中山；一個是別人變造的孫中山。別人變造的孫中山，不論基於任何立場，總未免走樣，孫中山本人，概不負責，可以側過臉去；但他自己那個孫中山，卻責無旁貸，必須面對。這種面對，不論孫中山生前死後，在優秀的歷史家筆下，都難逃斧鉞。就某種諷世意味來說，優秀的歷史家逼人面對，生則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則為閻王爺，在生死線外，歷史人物應負的罪責，都無所遁形。換句話說，優秀的歷史家是真正的最後審判者，——上帝嘛，請靠邊站！最後審判孫中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位中國國民黨的總理，生前死後，都被政

治迷霧包裝着，使真面目難以顯現，直到死後幾十年的今天，他仍是被海峽兩岸政治屍布爭相纏裹的木乃伊，這可真教人看不慣！

憑着優秀的歷史家的本領，我終於解開屍布，把真正孫中山的功過，加以論定。這種論定，從一九六五年我推出「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到一九八七年我出版「孫中山研究」，都是一個主線。主線是求真，方法是從乾屍裏把孫中山開棺論定。

孫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國帝制，一生的大失敗是自己奪權不擇手段，甚至一再勾結帝國主義而不惜。西太后明與八國聯軍為敵，固屬離奇；孫中山私通日、英、德、俄等國為友，也未嘗不荒謬，孫中山既是愛國者，又是賣國者，愛國愛到以賣國為手段，這種荒謬，也真是青史罕見！至於他搞出三民主義等討厭透頂的「遺教」來閉門造車、提拔蔣介石等等而下之的「同志」來開門揖盜，則更屬荒謬之外者。這本「孫中山研究」，特就孫中山一生的荒謬處多加筆墨，以啟蒼生。海峽兩岸讀是書而不竊笑於中山陵者，非人也！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在臺灣臺北寫。

「孫中山研究」目錄

自序

- | | | |
|----|-----------------|----|
| 一 | 孫中山見了李鴻章嗎？ | 一 |
| 二 | 孫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饒 | 七 |
| 三 | 孫中山與告洋狀 | 九 |
| 四 | 孫中山與賣國大比賽 | 二〇 |
| 五 | 孫中山的一個錯誤 | 二七 |
| 六 | 孫中山反對雙十國慶 | 二九 |
| 七 | 孫中山「國父遺教」不可不讀也！ | 三三 |
| 八 | 孫中山蔣介石逼反老同志 | 三九 |
| 九 | 孫中山蔣介石爲什麼不殉國？ | 三三 |
| 一〇 | 孫中山不准再打炮 | 三九 |
| 二 | 孫中山與林肯名言 | 三三 |

目 錄 二

三	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做爲「統戰工具」	三
三	孫中山的第二興趣是「女人」	三
四	孫中山與陳粹芬	三
五	「亂黨之真相」中的孫中山	三

孫中山見了李鴻章嗎？

八十三歲的老國民黨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傳記文學」上，寫了一篇「中山先生見李鴻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見過李鴻章，則因缺乏資料，難以臆斷。據唐紹儀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見其器宇軒昂，其時不過二十許人，即懷有大志，便斷言其必將爲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並請唐設法介紹見李鴻章。時唐在高麗袁世凱幕府任事，對於北洋有關人物多直接或間接認識，便代爲介紹天津海關候補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鴻章爲之先容。屆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見。李鴻章見中山先生即問你叫什麼名字？中



山先生答孫文，其時中山先生發音猶帶濃重廣東音，把文字念門音。李鴻章一聽，便說，你官話都不會講，怎能做官？未及二三語，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辭。行至二門，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罵李鴻章是官僚。徐秋畦見狀大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紹儀來天津，徐秋畦告其與中山先生謁見李鴻章經過，並言以後你不要再請我介紹任何人晉見李中堂了！

看了這篇文章，我忍不住要對自己說：「國民黨又造假歷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面就是我這違章歷史拆除大隊的一次成績。

唐紹儀見了孫中山嗎？

桂崇基是江西貴谿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一九二五年回國任教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後任考選委員、國大代表。來臺後任東吳大學校長。他因為在國民黨內閥中，很早就給鬪下來，所以早就過氣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等書之不足，又來這麼一段歷史，有歷史訓練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一核對唐紹儀和孫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紹儀，廣東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學生，他是其中之一，畢業於耶魯大學。光緒初年回國。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駐朝鮮幫辦稅務，



唐紹儀——八十歲時，被國民黨派人用斧頭劈死。

得到袁世凱賞識。一八九五年，隨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他隨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他又隨同赴任。後來歷任奉天巡撫、郵傳部大臣。辛亥革命後，任北方代表與南方談判。民國成立，任臨時政府內閣總理，後來歷任外交總長等職務。他雖跟孫中山關係不錯，但孫中山死後，不容於國民黨南京黨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國民黨以他會被日本人利用做藉口，派特務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時八十歲。

照桂崇基所說，唐紹儀在香港見到「二十許人」的孫中山，孫中山「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但按此書寫作年代，該是一八九四年，這年唐紹儀正在北方追隨袁世凱，跑到香港去見比他小七歲的孫中山（孫中山那年二十九歲），已極可疑，因為當時孫中山無籍籍之名，唐紹儀「返回香港」去見他，又所為何來呢？

何況，既說唐紹儀「返回香港」見孫中山，則孫中山本人，必須人在香港，才有見到的可能，無奈這年孫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廣州做醫生，並且二月起就「以醫務委之於尹文楷，自偕陸皓東自湖南循長江東下，抵上海」（「國父年譜初稿」）了，縱使唐紹儀「返回香港」，也見不到孫中山啊！

陳少白回憶

一八八二年，孫中山十七歲時候就結交了陳少白等，被呼爲「四大寇」。陳少白後來在「興中會革命史要」裏，曾有這樣的追憶：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賸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字陶齋），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鉉，別號天南逸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滙博士（Dr. Legge）翻譯四書五經，滙博士同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

到香港，爲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芦臺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爲李鴻章在當時算爲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夠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州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

由於陳少白是孫中山的老友，他的回憶，最值得重視。當然他的回憶也須加以考訂。例如他說鄭觀應與孫中山的關係，就太疏略了，此事牽涉到上李鴻章書的內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玄素逢君嘆一回經年
笑口未曾開山中莫道
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
懷衡岳千尋雲第尋丹青
羅窗夢中心人間鐵笛
無吹處又向秋風寄好音



李敖所藏陳少白原蹟。「四大寇」之一陳少白，在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困境時，曾以萬金相贈。後來棄政從商，一九三四年死去。

鄭觀應影響孫中山

鄭觀應（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人。他生於鴉片戰爭時代，覺醒於英法聯軍時代，在成年以後，爲了救國，放棄科舉，改行從商，努力學習西方語文，了解西方富強之道。

在清末洋務運動中，鄭觀應曾多方面的參與，他做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時揭要」，後來三十年間，陸續增訂，最後成爲「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書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爲「富國」、五至七卷爲「開源」、八至十一卷爲「強兵」、十二至十四卷爲「節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後還附有英、法、德、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

一八九二年，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砲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爲良田，使地盡其利；造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卷一

香山鄭觀應陶齋輯著

通鑒

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自虛無始生一氣凝成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天包地外地處天中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萬物宇宙間名物理氣無不羅括而包舉是故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奇偶相乘參伍錯綜陰陽全面萬物備矣故物由氣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

盛世危言 卷一 通鑒

者喜聚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有名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豈不以道爲之本器爲之本乎又曰事有終始豈不以道開其始而器成其終乎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又曰君子不器良以操原者可以制化大受者不可小知昔軒轅訪道於廣成孔子問禮於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傳聖門一貫之秘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泰漢以降三教分途均不離中爲何說大學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盛世中可危言，亂世中却越言越危。鄭觀應不管盛世還是亂世，他總把要說的，通盤說了出來。

鐵路、設電線、薄稅歛、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這些議論，自然是兩年後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的張本。孫中山是鄭觀應的老鄉、也是朋友。鄭觀應影響孫中山，自不待言了。

國民黨捏造歷史

現在再回看陳少白的追憶，便知道上李鴻章書，乃是孫中山完稿在上海見過鄭觀應之後，不但不成於廣州，更不成於香港了。既然這樣，又何來桂崇基所說的孫中山在香港向唐紹儀出示上李鴻章書呢？

至於桂崇基說孫中山因唐紹儀之介，得識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據「國父年譜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孫中山「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李鴻章。」「先生在滬遇香山同鄉鄭官應，由其函託王韜介紹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迨先生偕皓東抵天津後，先訪羅，又得徐秋畦爲先容，求介見鴻章，先以書進。」則徐秋畦和孫中山的搭線，是羅豐祿而非唐紹儀。徐秋畦是李鴻章的幕僚，陳少白回憶中的「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該是指他。桂崇基說徐秋畦帶孫中山見李鴻章的一些細節，雖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無他，以李鴻章的忙、

李鴻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會見孫中山的！

但是，若說李鴻章根本不會見孫中山，這對國民黨的附會之徒說來，是認為臉上無光的，所以，他們就開始捏造歷史。胡去非在「孫中山先生傳」（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裏，曾集這種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說：

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李謝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斷不能大有爲，幸君努力爲之，中國前途，惟君等是賴，余必爲君後援」云云（見時事新報館編「中國革命記革命黨小傳」）。吳稚暉晚年系「別傳」云，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老辭。」此爲癸巳二十八歲以前之歷史，即自傳所謂「十年如一日」也。

到臺灣後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後來也不信這些捏造，他在「總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中，就有「先生見李鴻章不遂」的更正。但是國民黨逃到臺灣後，卻把這一捏造，花樣翻新起來。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報」登出「中央社特稿」——「萬世風範的國父」，其中說：「在國父演講時曾擔任過記錄的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梁寒操，講了八個有關